

投筆從戎的父親

· 朱戎梅 ·



朱鴻燦士官長（作者父親）是一位深具儒學底蘊的人才，由於處事專注認真，修護技術精湛，前國防部副部長趙知遠上將曾於受訪書中盛讚朱士官長「技術本位令人折服」與「親民愛兵善於領導」【照片由作者提供】。

大時代下，隨軍來臺的每一個人都有顛沛流離的滄桑感，我的父親也不例外，他成長於河南省鄆城縣，村莊裡幾乎都是種麥子務農的莊稼人，但爺爺是個讀書人，開著一間私塾，提供附近幾個村莊的小孩識字讀書，父親在這樣的環境薰陶下，經過十二年的學習，不僅精通算數也能撰文寫作，民國三十四年抗戰結束後，他在縣城漯河市一間報社擔任記者的工作。短短幾年間，為報社採訪寫稿，並且拉入廣告客戶，很快地就被擢升為報社的副社長。

好景不常，當國共內戰開始，赤化中國的火焰鋪天蓋地而來，當時父親因公到湖北省武漢市出差，在他即將返家之際，接到一封來自家鄉的電報——爺爺告知：「共產黨已經進到村裡，縣城都淪陷了，保住命，等太平了之後再回」，馱著爺爺的期許和叮嚀，父親便一路往南加入部隊，而後隨軍來到了臺灣。

民國三十八年抵臺後，從臺中轉到臺南空軍基地服役，因人緣好，同事介紹與臺南在地姑娘相親，民國四十六年父親以士官身分，才三十出頭便成了家，隨即獲分配到水交社的眷房，還是緊靠南門路第一排的新房子（那一排房子每戶都有廁所，在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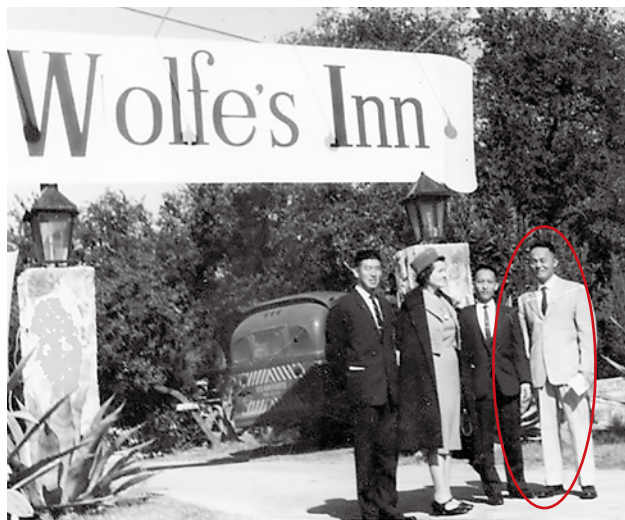
來說是很好的住房），父親總說要感謝第一聯隊裡河南籍長官的照顧。他克盡本分，在軍中安於被分配的職務，卸下文人身分，開始整日和機械為伍，大半生在空軍服務直到退役。

小時候的記憶裡，總是看見父親用白報紙在練習英文。民國五十年代初，父親被派往美國受訓，學習F-5A飛機相關的機械維修常識，聽說那一次空軍自全國選派三十六名士官前往，由於父親勤練英文，結果順利取得赴美受訓資格，從美國回來之後，持續好多年，他經常利用週末，騎著腳踏車載我們三個小孩去府前路上的美國新聞處看英文雜誌或電影，家裡儲藏間，之後也多了幾本從美國帶回的英文原裝書，內容都是飛機相關機械圖樣，每逢年底大掃除，父親得空會整理並擦拭書上的灰塵，並來回翻看，那些書冊是他專業的驕傲，能回憶起赴美受訓的點滴，直到眷村拆遷，厚重而泛黃的原文書，最終只能依依不捨地忍痛銷毀。

打從小時候，很少聽父親提起在臺南第一聯隊的工作情形，民國五十年代，因逢兩岸對峙嚴峻時期，空軍基地經常處於戰備狀態，父親總是很晚下班，偶有我空軍飛機作戰失事的消息傳來，父親的心情便格外

沉重，經常一連幾天悶聲嘆氣，大家都說「空戰出英雄，地勤一半功」，軍機的所有檢查維修工作都依賴地勤的支援，每一趟飛行順利起降，都與地勤工作息息相關，由此可見，身為技勤人員的父親，已將自己對袍澤和國家的使命感，寄託於飛機修護工作中。

幾年前輾轉看到趙知遠伯伯署名送給父親的書《趙知遠——上將訪問紀錄》，書中提到第一聯隊的總班長朱



朱鴻燦士官長（右一紅圈者）奉派赴美學習「地勤」修護技術，刻苦學習英文以報效國家【照片由作者提供】。

鴻燦——

總班長乃維護飛機靈魂人物……

朱鴻燦士官長善於領導及親民愛兵，技術本位尤其令人折服。

因其每次北上均會抽空來家中小敘……我們的友情反而與日俱增，更沒想到他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

諸多的描述，使我更清楚地瞭解到父親昔日在機場所擔負的重責大任和工作上忙碌情形，同時回想起父親對事務的專注認真以及從一而終的態度，包括對宗教信仰的堅持。

從小，父親對我們的教導總是身教更勝言教，他從機場回到家，常常是身著修護飛機的工作服，渾身沾滿機械汽油味，用肥皂洗了手拿起飯碗，無論看到甚麼飯菜都說「香！」從來不挑食，有時候一個饅頭夾上長蔥或蒜苗，都能吃得津津有味，他經常說：「今天臺灣的生活真是越來越好，剛隨部隊抵臺時，我們在軍隊裡經歷過連續幾天只以香蕉果腹的日子」。那種隨時感激一粥一飯來之不易的言行，深深地影響了我們，父親自軍中退休以前，幾乎一年四季的穿著都是空軍制服或工作服，包括他所開的二手汽車，已經超過二十年也不願換新車，他憑著多年修飛機的經驗和技術，遇到汽車的一些小毛病，多半都

朱鴻燦士官長身為一名F-5A型機修護種子教官，總是竭盡心力完成工作，常常忙到很晚回家，圖為F-5A型機地面陳展【本社資料照片】。





飛行員能平安飛行，除了具備精湛的飛行技術與飛安觀念外，更有一大部分原因是朱鴻燦士官長等無數修護幹部日夜辛勤修護的努力成果【本社資料照片】。

是自己修理。

允文允武的父親，除了對機械在行，還善於處理人際關係，他協調事情總能條理分明，遣辭用句彷彿國文老師般引經據典，令人折服，父親從小非常注重我們的語文學習，要求我們多背誦唐詩三百首，體會中華文化的基本，告誡我們讀書的目的是為了明事理，強調「萬般皆出於學問」的重要性。雖然家裡的經濟狀況並沒有條件供應我們留學，可是父親總說：「要遍歷名山大川才能眼界寬闊」與「讀萬卷書雖然重要，行萬里路更能長見識」，這些不時的提醒和言語的灌輸，使得子女們自然地向外發展，孫輩們也不負所望，都是國際人。

因為留學和工作，十多年間我跑遍了日本、美國和中國大陸，直到二十年前因嚴重風濕病，不得已返國治療，從此便留在故鄉臺南教學，這個不再遠行的決定，反而使我有機會陪伴父親到老，常聽父親講述過往的生活點滴，承歡膝下十餘年，克盡孝道不留遺憾。

住在水交社眷村半個世紀，那個年代軍人待遇普遍不高，父親從美國受訓回來後，用駐外的獎金津貼，把眷房的竹籬笆換成了水泥牆，並在後門增建一間小半樓，做為全家的臥室

，然後將空出來的前門房子出租，增加房租收入。另外，購買了一部縫布邊機器，讓原是裁縫出身的母親，在後來的十多年間，整日繁忙為南門路上幾家承攬美軍俱樂部官兵們衣服的專屬洋裁店，提供縫布邊服務。在美軍俱樂部撤離後，縫布邊生意清淡，家裡又開了三年的餃子館，對於家裡面的生意，父親得空時一定會帶頭一起做，我們還年幼時，他從機場下班回來，吃過飯就馬上接手母親的工作，踏起縫布邊機器，讓體弱的母親可以換手休息。做麵食生意相關的和麵、包水餃及烙餅等手藝，我們很快就能上手，自然是來自於他的教導，父親晚年每次聊起眷村生活，總說道：「看著你們（子女）穩健成長，是最感欣慰的事情，而對於你們母親為家操勞未曾停歇，短短四十五年人生中鮮少享樂，則是讓我感到最自責的事情」！

姐姐和我的名字當中，都有一個「戎」字，是父親在為我們取名時，投射了自身的心境，飄洋過海寄身軍旅的父親，堅信有生之年一定能夠再回到大陸去，果不其然，終是讓他盼到了，當臺灣宣布開放探親後，父親幾乎每隔一、兩年就回河南探親，爺爺奶奶未能等到父親回家，早已撒手

人寰，父親克盡人子之道，為兩老修墳，時常嗟嘆：「戰爭讓我們這一代人嚐遍苦難！」故鄉還有一個父親在當年離開大陸時，尚在襁褓中的女兒——我們的大姐，她有代替父親照顧爺爺奶奶到老的大功勞，從小父親教導我們：「河南是我們的根」，倘有聚首的一天，不能忘卻同根的手足親情。因此，他每次回老家，一定用自己



臺南基地現役的IDF戰機劃過水交社天際，勾勒出作者當年居住在眷村裡的點滴回憶【照片由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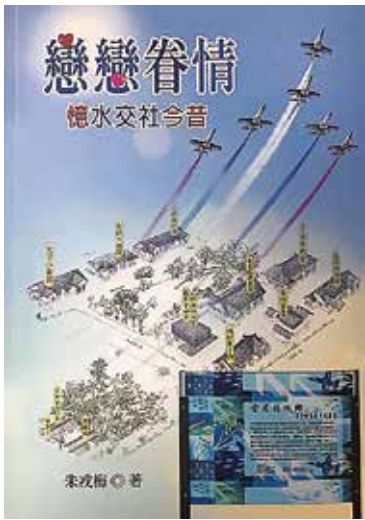
微薄的退休俸補貼大姐，至今我們和大姐仍頻繁聯絡，她也常來臺灣探親小住，父親對於故鄉人和事，總是積極且慷慨投入，當年從河南省鄭城縣一同來到臺灣的前臺南市議員馬樹楷先生，和父親來往密切，三十多年前他擔任臺南市河南同鄉會理事長時，提出籌建會館計畫，父親隨即捐助新臺幣一萬元響應，並陪同到處募款，為促成一樁美事而貢獻心力。

十五年前，有人到家裡來訪問我父親，詢問有關雷虎小組飛機型號與如何執行噴煙技術等細節時，父親十分細膩地介紹相關內容、設計和效果，當下我尚未意識到口述歷史的珍貴，之後我加入了水交社工作室團隊，總覺得口述訪談的內容，若不彙整成書，只是徒勞，於是我開始撰寫水交社的故事，且自費出版，當我將第二本專書交到父親手中，他捧著書——《水交社再探》反覆閱讀，十分欣慰且帶著鼓勵的口吻對我說：「你出生成長都在水交社，主動提筆記錄是應該做的事情——與「幫眾人留下回憶是在做功德」等等的話語。

就因為這樣的叮嚀，父親雖已辭世十年，我依舊一本初衷地持續記錄水交社的相關事情，每逢生活中遇到不如意之事，總以父親的教誨來平復

情緒，當時父親常說：「你們出生在承平的時代，沒有戰爭的威嚇，本身就是一種幸運，不必過於計較一時的名和利」。

兩岸分治以前的大陸，生活充滿了苦難，與父親同年齡層的人何其不幸，遇上了軍閥割據，遇上了日寇侵華……等，「烽火遍地」與「民不聊生」是當時生活的常態，同樣過一生，父執輩們因戰爭而被迫離鄉背井，「少小離家老大回」的辛酸苦楚怎堪細數，更有許多人雖有滿肚子的學問，卻因生不逢時而終生不得志，父親深厚的儒學底蘊，使他洞察是非，處事練達且無愧於人，對朋友信守承諾，對家人呵護無比，半生奉獻空軍，善盡職責地完成每一項任務，他演繹了投筆從戎的奮鬥人生！



作者謹遵父親教誨，持續記錄著水交社的相關故事【照片由作者提供】。